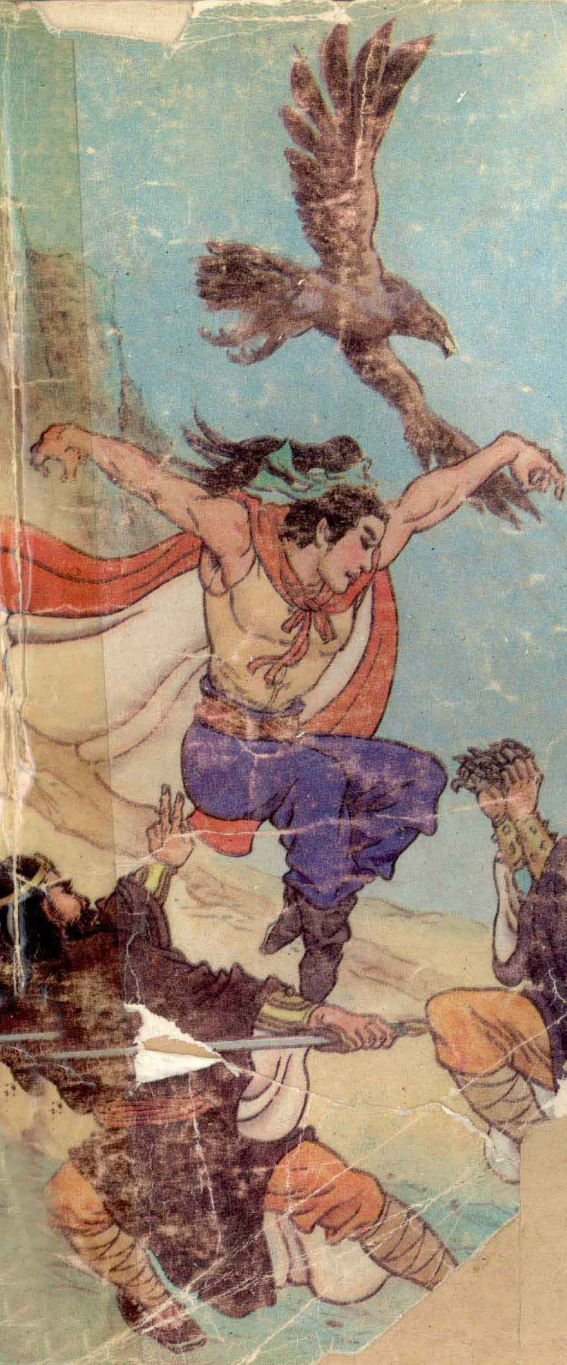


魔劍追魂

司馬青雲 著



魔 剑 追 魂

司马青云 著

(四)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三十一章 掌退人熊

彻明俯身道：“你看见了，与其叫那批弟子上前送死，倒不如让他们过来另做打算！”

路无方只得喊道：“少林门下退后，各守本位！”

人潮闻声散开，那两个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。宇净赶上去，与那两人会在一起，俯声报告经过的情形！

秦仲男认识其中一人，正是陈氏双戟的弟子许尚武，曾经使用阴谋夺去自己的情剑，直等泰山剑会时才被自己夺了回来，想不到这次被黑齿蛇网罗为用。此人阴险奸刁，与自己仇怨很深，这次前来，不知又会使出什么花样。另一个则是个身材高大、面目狰狞的老者。

这两人显然是以那老者为首，宇净的报告主要是说给他听的。

路无方也不认识那老者，至于许尚武则也是在泰山剑会上才见过的，所以回头冷笑一声道：“姓许的！你也是名家之后，怎么竟屈身事敌与奸邪为伍呢？”

许尚武冷笑不语，那老者却以粗哑的嗓子喝道：“谁叫秦仲男，快到洒家手下领死。”

路无方沉声道：“这里是少林，阁下前来找人该先取得少林的同意。”

老者斜眼瞟了他一下，冷哼道：“少林是什么玩

家如不是为了武雄一再央请，要我你们守着江湖的规矩，依洒家的脾气，早就把你们这一窝秃驴全送上西天去了。”

此人不但出言粗鄙，口气也极其狂妄，路无方微微一怔。因为他们刚才说话中，表示出连黑齿蛇都对他相当客气，而且用了央请两字，足见此人之受重视。然而也因为他说话太狂傲了，路无方也想气气他，故意冷冷地道：“阁下又是什么东西呢？”

那老者一翻眼睛道：“连洒家是谁都不认识？”

路无方故意一笑道：“认识，我小的时候常见到你，总是要陪你玩半天，你的那个老搭档还好吧？”

老者一愕道：“你小子胡说什么？洒家从来也没见过你，而且洒家一向独来独往，那有什么搭档？”

路无方笑道：“你可能忘了，你那个老搭档要是活着，现在一定有九十多岁了，我对你们非常怀念呢。”

老者莫明其妙地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路无方笑道：“他是山下耍狗熊的，你不就是他耍的那条大狗熊吗？”

这句话才说完，少林众僧中年纪大的还能忍得住，较为年轻的都笑了起来，因为这老者一双小眼睛，满脸虬髯、尖嘴、粗腰身，果真有点像狗熊。

皆因他出言粗傲，激起了少林的公愤，路无方才针锋相对反唇相讥，使大家心中一快，发出大笑。

老者脸色发青，厉声吼叫道：“小子，以你这句话，少林就别想留一个活口。”

路无方神色一正道：“看你这种肆意咆哮的样子，难道不是一条大狗熊吗？你若是懂得一点礼貌，我也不会对你这

老者怒道：“你不必对我客气，洒家也从来没对人讲过礼貌，不过你今天当面叫出洒家的外号，你就死定了。”

路无方不过是随口说话，听他这一讲，反倒怔住了，顿了一顿道：“你的外号真的叫狗熊？”

老者厉声道：“多少年来，江湖上只敢在背后叫叫，当着洒家的面敢叫出漠北人熊四个字，你算是第一个人。”

众人都为之一震，想不到这老者竟是漠北人熊吴天霸。

秦仲男也突然换上了一副忧色。他们应该早就认出他了，在泰山剑会时，他们见过他的儿子吴三荒，这父子二人可以说是一个长相，只是吴天霸更魁梧壮健，更像一头野熊。

漠北人熊是江湖人给吴天霸起的绰号，用熊来称号的江湖人很多，如湘西的飞熊熊正达；秦中的黑山熊吴可正等，这些人对他们的称号都很骄傲，因为这些称号足以表现他们的勇武威猛。

唯独吴天霸对漠北人熊的称号很反感，因为这个称号是针对着他丑陋的外貌而产生的。吴天霸并不否认自己丑，却最忌讳别人叫他这个称号，因此即使是武林中一些跟他同时代的成名武师，也都尽量避免这件事。

因为吴天霸是个很难缠的怪物，他一身的蛮力像头人熊，修练的气功能够抗利御坚，也像是皮粗肉糙的人熊；可是他武功路数的怪异，动作的敏捷，却不像是粗笨的熊，他打斗的时候，快得像一阵风。

不知有多少成名的武师丧生在他的手中，鲁正仁以横江扫波十八剑称雄于江湖，可是他的妻子苟艳香被吴天霸霸占去了，也是徒呼奈何。

今天路无方在无意中触犯了他的忌讳，这件事就不能善了了，这也是路无方与秦仲男忽然忧愁的原因。

宇净在旁幸灾乐祸道：“路无方，掌门人把你选为继任人，真是有眼光，一句话就把少林断送了。你只顾逞口舌之利，也该看清对象，吴老英雄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眼前手影一晃，他的脸颊上就挨了重重的一下，把他打得往旁一歪。等他从迷惘中觉醒时，才发现打他的是吴天霸，不禁一怔道：“吴老英雄，你怎么打起我来了？”

话刚离口，另一边的脸颊上又挨了一掌，快得令他无法闪避。第二掌下得更重，他的脸立刻就肿了起来，连话都不会说，睁大了眼睛直发怔。

吴天霸厉声道：“混帐秃驴，你也敢讥笑洒家。如果不是看在武雄的份上，洒家就先毙了你。”

宇净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他了，急着还想开口辩白，许尚武才一笑道：“宇净师父，你怎么也糊涂起来了？吴世伯最忌讳那个字，连武雄都不敢随便称呼，你怎么挨了两下还不明白？”

宇净捂着脸道：“我实在不明白，我对吴老……前辈是万分的尊敬……”

英雄两个字才溜到嘴边，他方始察觉是这个雄字出了问题，连忙改口称呼前辈，总算是逃过了第三个嘴巴。

许尚武一笑道：“你总算是明白了，赶快向吴世伯陪个罪，谢谢他给你的教训。”

平白的挨了两个嘴巴，还要向人陪罪，宇净在少林也没有受过这种委屈，此刻却不敢违拗，乖乖地作了一个深揖道：“吴老前辈，不知者不怪，小僧的确是万分诚意。”

吴天霸小眼睛一瞪道：“你是万分诚意那样称呼洒家的吗？那洒家这两掌倒是不够诚意了？”

宇净这才发现自己又说错了话，连忙道：“不！小僧是万

分诚意尊敬您老人家，只是出口不逊，惹你老人家生气，万望老人家恕罪。”

许尚武笑着道：“吴世伯，他真的不知道，反正您已经打过他了，就饶了他吧。”

吴天霸冷笑道：“洒家最听不得那两个字，管着狗熊叫英雄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许尚武一笑道：“他一直就在山上当和尚，没见过世面，您应该原谅他，小侄可以担保他没有冒犯您的意思。”

宇净连忙道：“是，小僧绝不敢冒犯您老人家。”

吴天霸冷笑道：“谅你也不敢！洒家正因你这秃头没这份胆子，才给你两下轻的，否则第一掌就打烂你这秃脑壳。”

宇净先前那种飞扬跋扈的神情一点也没有了，居然奴颜卑膝地道：“是，谢您老人家宽宏大量。”

吴天霸这才转对路无方道：“小子你看见了，那秃头还是我们自己人，无心之失，洒家都不轻易放他；，你居然敢当面冒犯洒家，那又该当何罪？”

路无方定了一下神，随即冷冷地道：“吴天霸，你不必找借口了。你们受了索命幽灵的指令前来本寺，分明存心找碴，我骂不骂你都一样。”

吴天霸怒声道：“放屁！洒家活了这么大，还没有人能命令洒家。”

路无方道：“那你们来干什么？”

吴天霸道：“洒家是受武雄之托，专程前来对付秦仲男。不过光是这个理由还请不动洒家，因洒家与秦仲男另有帐要算，这才顺便办一下。”

秦仲男忙道：“很好，姓吴的，我们的问题到外面解决去，别在这里吵闹人家。”

吴天霸移目朝秦仲男望一望，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就是秦仲男？凭你这副窝囊相还能当上剑会盟主，中原武功真是越来越差劲了。”

秦仲男见他伸手之间，把字净打得服服贴贴，一面心惊他武功之高，一面想替少林把强敌引开，故意一笑道：“秦某虽不才，总还是规规矩矩把剑会盟主得到手，比你那宝贝儿子还出风头呢！”

吴天霸脸一变道：“我没儿子，那个笨蛋已不是我儿子，如果不是他娘拦着，我就劈死他。”

秦仲男笑道：“对，那种不成材的丑八怪，死了也是该的，要是我当初就摔死他，免得丢人现眼。”

他一心想激怒吴天霸，把目标转向自己身上，谁知许尚武在旁冷笑道：“秦仲男，你别臭美了。吴师伯虽然不如你漂亮，却能从鲁家抢个女人过来；你那么英俊，怎么把一个娇滴滴的师妹白送给鲁家的小子了？”

吴天霸本来是满腔怒火，听见许尚武的话后，立刻哈哈大笑道：“对！对极了！秦仲男，这下你可服气了……”

秦仲男心头一阵刺痛，许尚武的话象一枚利箭，刚好射中了他的疮疤！使他失去了理智，狠毒地叫道：“吴天霸，你别神气，你虽然抢走了鲁正仁的老婆，也不过是自己骗自己，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，苟艳香带着你的儿子到泰山去是给鲁正仁报仇的。想想你是个什么玩意，你给鲁正仁套上一顶绿帽子，人家给你套上两顶……”

吴天霸脸色一沉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秦仲男话说出口后，才发觉太失身份，连路无方都现出了不以为然的样子。可是他已无法改口，干脆强到底，冷笑一声道：“苟艳香在泰山剑会上，当着天下人的面认定是你的

女人，却口口声声要为亡夫鲁正仁报仇，还拖着你的儿子去帮忙，你不是双料的王八是什么？”

吴天霸全身都在发抖，足见他心中的愤怒已经到达了极点，可是他居然没发作，回头问许尚武道：“他说的是真话吗？”

许尚武怔了一怔，竟没有回答，吴天霸单手一探，蒲扇般的大巴掌捏住了他的脖子，厉声问道：“说！你那天也在场，是不是有这回事？”

许尚武两眼直翻，却是无力挣脱，字净在旁忙道：“吴老前辈，你放开了，他才能说话。”

吴天霸放开了手，许尚武的颈上已印上五个指痕，喘了两口气才低声道：“您难道没问过令郎？”

吴天霸吼道：“没有！那畜生说他是去参加剑会的。”

许尚武道：“令郎是去参加剑会的，而且空手击败了西域白驼派高手西方一天，技震天下。”

吴天霸厉声道：“我问的不是这个！”

许尚武又顿了一顿才道：“这个小侄无法回答，因为令郎并没有声明要为鲁正仁报仇，而且鲁正仁是夏晓杏杀死的，令郎对夏晓杏倾心之至，怎么会为鲁正仁报仇而去开罪夏晓杏呢？”

吴天霸的脸色才缓和了一点，转向秦仲男问道：“你怎么说呢？”

秦仲男因一时之愤，说出那番话后，心中已很后悔，而且许尚武说的也是实情，只得哑口无言。

许尚武又冷笑道：“秦仲男！我现在明白关秀娥为什么舍你而嫁给鲁志君了，因为她看透了你的卑鄙无耻！”

秦仲男更是无地自容，满脸愧红。

路无方忽然道：“那天我也在场，秦兄说的话虽然有失宽

厚，不过句句都是实情，我可以为他作证！”

秦仲男一怔，还来不及开口，许尚武已抢先道：“路无方！你是少林高徒说话可得凭良心！”

路无方沉声道：“我可以用少林门下弟子身份证实秦兄的话正确无误！”

秦仲男更为吃惊，心里又急又愧，连忙道：“路兄！你不必这么做，兄弟自承失德……”

路无方微笑道：“秦兄为人忠厚，虽因一时之不忍而说出实情，立刻又想为人掩过，这倒是不必要。我相信漠北人熊也是个要面子的人，他要知道的是真实的情形！”

吴天霸连被直呼外号的忌讳都不在乎了，急声道：“不错！真实的情形是怎么样的？”

路无方道：“你那个宝贝儿子虽然没有明白表示是为鲁正仁报仇而来，可是他的确是去替鲁正仁报仇的。”

许尚武冷笑道：“那天的情形目睹的人很多，你一个人颠倒是非不见得能改变事实。”

路无方沉声道：“我没有改变事实”。

许尚武道：“当苟夫人要向夏家挑战时，吴世兄还出头阻拦，这是报仇的方式吗？”

路无方道：“那是后来的事。起先在外面听说鲁正仁是死在秦兄手中的，苟艳香、吴三荒、鲁志君与关秀娥四个人到泰山去是专为找秦兄决斗，那不是存心为鲁正仁报仇吗？”

秦仲男怔住了，许尚武也怔住了，路无方继续道：“后来事情真相揭穿，鲁正仁是死于夏晓杏之手，而他致死的原因想阴谋夺取秦兄的情剑，鲁志君是个明白事理的人，首先表示放弃报仇，吴三荒自然不肯与夏晓杏作对，反而阻挡苟艳香，那一场报仇的闹剧就这样结束的。我说的都是事实，你

们还有疑问吗？”

秦仲男与许尚武都不作声了，吴天霸神情冷漠地道：许贤侄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许尚武想了一下道：“事实是不错的，不过令郎找秦仲男的目的是为了想争取夏晓杏，实在不能算是为鲁正仁报仇。年轻人爱风流，就是世伯的风流……”

吴天霸终于笑了出来道：“这还象话。我们吴家人对于漂亮的女人最容易昏头，遗憾的是我们父子都太丑，不容易得到她们的欢心，只好用些特别的手段！”

路无方冷冷地道：“你从鲁正仁手中抢去苟艳香，还有点值得骄傲，因为毕竟还到了手，生下一个儿子；至于令郎，却实在不敢恭维，为了一个女人，竟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！”

吴天霸吼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路无方道：“为了争取夏晓杏，他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找秦兄一战，却选了苟艳香为夫报仇的时刻，还挂出你们吴家的招牌，不管你姓吴的是狗熊也好，是英雄也好，你那个儿子只能算是条毛虫。”

吴天霸神色一变，格格冷笑道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小子，你今天一连骂我几句狗熊，唯有这最后一句骂得我心甘情愿，不但心服，而且还觉得你太捧我呢。酒家称霸一世，却生这么个不成器的畜生，实在连狗熊都不够资格，他是条毛虫，我是条混虫。”

他的声音越来越不对，神情也越来越激愤，到最后竟象是有点疯狂的样子，秦仲男瞧着不对劲，连忙道：“姓吴的，事情都交代清楚了，咱们到外面解决去。”

吴天霸冷冷地道：“别忙，事情当然要解决的，但是不必到外面；我先把你们都宰了，再宰了我那个不成材的畜生。凡

是那天参加剑会的人，一个都不准活着，我姓吴的丢了一次人，给你们看了一场笑话，这场笑话的代价就是死。”

许尚武一怔道：“吴世伯……”

吴天霸冷哼一声道：“你叫我世祖都不行，谁让你倒霉，那天也在场呢？你也得死，不过为了你我的交情及武雄的托付，我可以把你放在最后一个死。”

许尚武又是一怔，终于笑笑道：“世伯要小侄死，小侄怎敢抗命。”

吴天霸道：“谅你也不敢，现在闲话少说，咱们开始办武雄委托的事吧。”

秦仲男道：“黑齿蛇要你对付我，我们出去斗去。”

吴天霸冷笑道：“何必费事呢？你们反正都要死的，在一起解决干脆多了。”

秦仲男道：“事情要弄清楚，你第一个对象是我，我不愿意在这儿解决，哪怕你杀了我之后，再回头找少林都行，目前你必须听我的。”

说完转身要出去，宇净与许尚武却把他拦住了。许尚武笑笑道：“秦仲男，本来倒是可以分开来办，可是你自己把事情搅浑了。那副铜甲是吴世伯的东西，由武雄借来转借给彻明那个老废物用的，你拔剑毁甲，已经是跟少林算在一起，用不着分两道手续了。”

路无方微叹道：“秦兄，你虽是一片好心，想把漠北人熊引开，可是人家存心把我们算在一起，什么方法都是没有用的，大家还是同心协力，共同应付这一关吧。”秦仲男想了一下摇头笑笑道：“我也是太天真了，一个有计划的阴谋，岂是讲道理能解决的？兄弟先挑下这头人熊吧。”

说着情剑呛然振鸣，抱元守一，朝吴天霸作了个邀请的

姿势。吴天霸淡然不理，许尚武摇肩迎上道：“吴世伯对决战的人选还有一个限制，如果我能应付得了的，他老人家提不起兴趣照顾。”

秦仲男夷然道：“我对挑战的人选也有个限制，在泰山会上我空手把你的剑都能夺过来，你实在远不够资格。”

许尚武一笑道：“那是以前，士别三日，便当刮目相待。今天我正打算用空手把你的剑夺过来。”

秦仲男一怔道：“你要用空手对敌？”

许尚武笑道：“不错！我这条命准备最后给吴世伯留着，今天还不想送掉它，因此你尽管放心出手，不必再存顾忌，我保证死不了。”

秦仲男见他说得轻松，好似成竹在胸，一时倒拿不定主意。

路无方却另选了一柄长剑上前道：“秦兄！漠北人熊能选人，你也能选人，你认为他不够资格，不如由兄弟来打发他。”

吴天霸怒声道：“臭小子，你有多少斤量，洒家早摸得清清楚楚，你不如乖乖地等着领死吧。”

路无方一笑道：“我的功夫瞒不了人，秦兄的剑却难以捉摸，尤其这次西域之行，收获颇多，所以我不敢轻易尝试，先叫姓许的探底，这个算盘未免太如意了。你们聪明，我们也不笨，要秦兄出手，必须过我这一关，否则还是滚蛋的好。少林有好生之德，不会赶尽杀绝！”

吴天霸哈哈一笑道：“赶尽杀绝一贯是洒家的作风，这些年索居穷荒正憋得手痒，今天好不容易碰上这个机会，我不会轻易放过。臭小子，少废话，还是乖乖地等死吧！”

路无方竟沉得住气，淡淡地道：“大狗熊，我也知道今天你不吃亏不能走，也知道你只怕秦兄的宝剑……”

吴天霸怒声道：“放屁！洒家会怕那支破家伙？”

路无方一笑道：“怕也好，不怕也好，今天的事很明白，你想发威，必须先对秦兄一战，如想找别人试招，休想！”

吴天霸神色一变道：“洒家本来没这个意思，给你这么一说，倒非要另找人试一下他的斤两。许贤侄，字净，你们两个人出手攻秦仲男，如别人想捣乱，我先毙了他！”

路无方站在秦仲男身边道：“秦兄，我俩跟他赌口气，只要别人上来，你一概不理；如大狗熊一探爪子，兄弟我不管了，就交给你！”

秦仲男手拿情剑含笑点头，许尚武与字净换了一下眼色，两人突然一起上手。许尚武长拳急攻直入，路无方一剑抽开，字净也是赤手攻来，路无方没理他，秦仲男的剑只是笔直朝前平举。

字净掌势发到离剑尖寸许，却自动收回，吴天霸大怒叫道：“秃子，你就这么怕死？”

字净微微一笑道：“老前辈，小僧并非怕死，可是小僧也不想白白送死，除了秦仲男外，小僧可与任何人对手，这个秦仲男么……”

他笑着不再说下去，吴天霸又想发脾气，许尚武连忙道：“吴世伯，这倒不能怪他，他就是为了秦仲男的问题无法解决，才向武雄求援。”

吴天霸哼了一声道：“有我在旁边，哪会叫他被人杀死了？”字净笑了一声道：“小僧托庇于武雄，只是为着希望能得到一点帮助，您是专对付秦仲男而来的，如果您也不敢对他，小僧还有什么指望？”

吴天霸怒喝道：“放屁！洒家怎么不敢？”

字净道：“您既然不怕他，干脆自己去对付他算了，何必

又推推拉拉的？小僧久仰您山斗威谷，行事从不像这么拖泥带水的。”

吴天霸被他激怒了，大声叫道：“你们都走开，瞧洒家毙了这臭小子！”

宇净是第一个跳开的，许尚武还犹豫地道：“世伯，您不多考虑一下子？还是让我来试试吧！”

许尚武说完双手齐扬，一掌一抓，分从两路攻上去。

路无方见他又是以空手进招，心中实在不相信他能够不避刀剑，因此故意地用剑朝他的手上砍去。

掌势很急，抓来却慢，路无方知道他的掌式多半是用作障眼的虚招，以为抓势的引式，因此那一刻也是对准他的左手指上砍去。

许尚武好似胸有成竹，居然不畏剑锋，伸指朝剑刃上抓去，两下快接触时，路无方到底不敢太冒险，万一真的被他抓了剑，自己会落在被动的地位，连忙撤剑回招，准备另作打算。

但是许尚武的动作比他更快，弯回的五指突然伸直，由抓势变成举掌，手腕稍翻，贴着剑身直拍而下。因为他看得准，铮然轻响中路无方的长剑被他拍得往下一垂，许尚武的另一掌却变成了点势兜转回来，一下戳在路无方的麻穴上。

“ ”的一声，首先是路无方的剑脱离了掌握掉了下来，然后是命门穴上被许尚武一指按住，整个人都在对方的控制下了。

少林诸人为之一动，大家都看出路无方并非武功不如人，完全是折败在对方险恶的心思之下。

许尚武一手托住路无方软绵绵的身子，哈哈一笑。吴天霸道：“许贤侄，洒家还真以为你练成了刀剑不伤的气功呢，

原来只是做做样子。”许尚武虽然将左手指插在路无方的肋下，但是大家都看到他一指之下，掌心被剑勒破了两道血痕。

许尚武不再掩饰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小侄取胜并非是容易的事，别说小侄的火候不够，就是能有世伯的火候，限于天赋，也无法与世伯相提并论。”

吴天霸哈哈一笑道：“那是当然，洒家皮肉特别，在气功上有超人的成就，不过象你刚才的那两手，根本就不必练气功，也同样能不畏刀剑。”

许尚武笑道：“这两手都是武雄教的，主要是应付秦仲男的那柄宝剑。秦仲男，凭我刚才这两手，够不够资格向你挑战？”

秦仲男淡淡地道：“不够！你空手入白刃只是依仗着侥幸才能成功，路无方不小心上了你的当，我不会再上当的。”

许尚武道：“我一共有二十多种手法，只用了一种，剩下的足足可以应付二十多合，二十个回合后。吴世伯对你的了解已经差不多了，就由他老人家出来收拾你了。”

吴天霸忙道：“你这样一说，他敢出手吗？”

许尚武一笑道：“除非他不要做人了，那我只好捏断路无方的脖子，作为他交友不诚的报应。”

秦仲男沉思片刻才道：“你把路兄放开。秦某将所知的剑法演一遍，绝不有丝毫保留。”

吴天霸笑道：“你骗小孩子呢……”

许尚武却道：“不！秦仲男说出来的话向来算数，问题是他将要施展哪一套剑法？”

秦仲男朗声道：“秦某学剑是半路出家，只会那一套，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？”

许尚武想了一下道：“好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你姓秦

的是剑会盟主，我相信你不致于耍赖皮。”

秦仲男庄容道：“秦某一生以诚待人，那种卑鄙背信的事还做不出来，而且秦某的剑法不怕人研究，施演之后，如果你们还胜不了秦某，那可不能怪我。”

许尚武笑道：“其实你那套剑法也不会超过二十招，最精采的不过六七招，只要你肯一气施演二十招就够了。如果吴世伯在二十招内仍是无法奈何你，那就是你过分高明，吴世伯也不必再称霸武林，由得你称雄天下。”

秦仲男沉声道：“话说定了，你放人吧。”

彻明在旁突然道：“慢来，少林弟子遭掳，自有少林门中负责，用不着秦大侠操心。”

秦仲男一怔道：“大师切莫误会秦某。”

彻明沉声道：“没什么可误会的，老僧相信自己的一对戒刀也能把人救出来。”秦仲男还来不及说话，彻明一摆双刀，已经冲了出去，许尚武将路无方一举，竟是向着双刀插去。

彻明如同未见，刀势毫不放松，居然把路无方当作目标了，秦仲男手疾眼快，情剑急挑，总算挡住了，急声叫道：“大师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彻明怒声道：“走开，不要你管。”

口中说着话，双刀运得更急，秦仲男半挡半攻，将情剑六式全部反复施展了两遍，才算挡住了他疯狂的攻势。

彻明是少林最年轻的长老，那戒刀上不仅功力深厚，而且招式极为凌厉，况且他攻击的对象是路无方与挟制路无方的许尚武，而阴险的许尚武也将路无方作为盾牌，故意往戒刀上撞去。

秦仲男要想保全路无方的确是费煞了劲，如果不是情剑六式的变化莫测以及情剑本身的锋利，使得彻明顾虑到戒刀